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張德燽

莊渠遺書卷十三

明　魏校　撰

拾遺

書

與王中丞

希秉受公莫大之恩因病久稽進見昔者嘗蒙取其一得之愚但更嘗未多議論或滯今進聽教願裁其過補其不及采而行之地方幸甚海運一事願期期毋言食

肉不知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無已則上策莫如興地利其次相度膠萊河運下策海運無策淺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餘容面請教

與郁童甫

聞有玉川子之阨不知昌黎何日尸鼠輩於市即欲趨唁病體遲遲頋自寛解昔楊鐵崖嘗遭此家人視其槖中則一空矣乃走告之笑曰老鐵固在吾兄襟懷必不在此老下也

與王真愚

葬後力不任走趨未獲叩顙拜謝迺蒙長者惠書追念先君之好哀感曷勝所賜宗譜莊誦再三受教多矣承問寒家譜牒因念不肖嘗受命於先君徧考譜學惟歐蘇二家良而愚意竊所未滿因本周官戴記參取二家所長更定大宗小宗譜法而多病未就嗚呼事變不測罪逆餘生今尚忍言哉聊以復明問因表先君之志云病中希恕遲慢

與黄子和

病卧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緬惟尊兄平日抱負且夙有令望出典大郡謂當書最於屏以次徵召而迺忽有轉運之擢殆非所宜靖言思之迺知廟堂自有深意曰尊兄之守湖州小民陰受實惠而士大夫嘖嘖頗有煩言廟堂愛惜人材雅知尊兄之操人所易汙染處決不能汙染尊兄故副之以錢穀則貞白之操久而益彰異議將自息矣譬如一件貞白之物置

之白處猶混而難知惟置之黒處則皎而易知矣尊兄素有定力固不以人言為重輕然亦當體廟堂美意任優之暇更願以義理涵養此心將聖賢之言浸灌培壅開發聰明恐不宜先求之於史冊承喻閒中讀西銘甚適必深有自得處所恨相去之遥無由請教耳妄想孔門之學以求仁之方伊川有言仁字惟公近之又曰公而以人體之則仁矣明道亦謂將身來放萬物中大小大快活西銘正是發明此意若會得此意則坦然至公

所見必不至執着所行必不至乖忤恢恢乎有餘地矣執着乖忤皆只是私意未除故多窒礙非大公之道也亮之

與方時鳴

近蒙令兄示以邸報乃知執事誤以平日知愛濫列賤姓名於薦章讀之顔忸怩而心惶懼幾無地以自容昔龎士元為郡功曹以奬勸人才為已任稱之輙過其能或問其故曰當今人才衰少宜奬勸以成就之執事此

舉蓋即麗士元之盛心但所稱許太過而又公薦之朝則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累執事薦賢之公也王文正公在政府凡後進有人望者皆先試之以職使天下皆知其賢然後用之蓋欲保全人才也執事此舉誤蒙知愛則有之恐非所以保全之道也昔在有宋大儒如程朱其學問皆從踐履實地上說出當時猶加以邪黨之名嚴以偽學之禁況如校之實行不及古人萬分一而執事目之為正人名之以古學使他人見之有不切齒

而怒掩口而笑者邪是將起黨禍也是自張的而使人得彎弓以射之也雖然此非執事之過乃校之罪耳執事惟知薦賢以報國特不知校之不肖而誤以充薦章校誠不肖不能自強於善有負執事之薦是則重可罪耳事既往矣可以無言而校之私分又有不當言者但以平日誤辱知愛故敢布其腹心士大夫好惡不同毀譽亦異毀校者必有溢惡之言願執事勿與之辨以息其爭譽校者必有溢美之言願執事勿與之和以益其

過庶可以末减校聲聞過情之罪而保全之於方來也此外更願執事守口如瓶相時而後發以咸其輔頰舌為戒以艮其輔言有序為法則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狂瞽之言干瀆尊聽高明其自擇焉

二

乆辱教愛愧以多病廢學弗獲親侍高明兹者寵示教言撝謙已甚校何人敢當此耶雖然校之愚慮乆欲陳於門下未敢請耳兹辱來命又安敢默邪今天下大勢

在高明固已瞭然於胸中矣未審策將安出國家責任
廟堂而已耳臺諫而已耳高明方任天下之重固已先
天下之憂而憂之發大議陳深謀密賛廟堂以濟當今
之急其餘忠言非天下所繫安危者且置勿論而尤以
機事不密害成為至戒所謂密者豈但臨事能勿漏泄
而已哉亦在平時充養深厚鎮定安徐人莫能窺其際
若悻悻而壯于頄嘵嘵而咸其輔則意未及露衆譁然
知之矣高明以易名家固不煩多言而喻也自古濟大

事者豈一心思所能獨運哉京師四方豪傑所萃高明既以體國為心謂宜廣諮博訪屈已以求之虛心以聽之所期同舟共濟而已則人孰不樂告也哉高明其圖之

復胡汝登

久不聞故人起居姜源甫至自留都首詢吾兄云已出守寧國矣數年以來國家慎擇郡守故連城多良二千石時事日益非矣而海內猶未思亂職此之由吾兄平

易近民遇事恂恂唯謹必能稱朝廷所以選委之意更願捨簿書期會細故廣諮博謀擇利弊大且要者次第罷行之誠千里生民之慶也邵思抑練達世故嘗佐宣幕吾兄不憚詢問必有條畫裨益充是心也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首禍殄兇伯安之功社稷攸賴蒼生幸甚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不能不勞過慮耳校不才多病退居衡門吾兄才富力强賢勞方著正當宣力四方布朝廷恵養元元之德出處固不必同

也使回敬此奉復舊歲大荒今茲且大熟矣而盲風怪雨壞於垂成何辜細民天禍之酷哭聲徧野慘不忍聞不知貴治豐歉何如吾兄為民父母所以保護救援安輯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也

與李立卿

敉也世受國恩深為之喜願竭忠盡孝光於祖宗他日為國大器校baseline蒙上恩曲全吟風弄月遂為天地間散人矣承吾兄書惻然以四海困窮為念此今日禹稷之事

非陋巷人所可知然明問不敢虛辱竊謂今日第一義莫先於通君臣上下之情諸公頗似落落相與水火益甚渭先氣魄頗太鋭然欲與太平校懼其過也且憂其輕也又恐人言激之益甚也今得永清兄北行與之恊力甚喜此世道一機也渭先欲求助於海内賢者亦甚敬服吾兄託校致意因循未果舍弟回急遂不及奉別吾兄松梅久久未蒙示周禮沿革傳序文一篇録呈請教病中未能悉

與湛玄明

抱病久踈高山景行之思日以勤只太學不論士久矣聞薦文武士三人猗與休哉德翼告我云甘泉二禮測成請於朝梓行天下甚盛甚盛莫更須討論否天氣凝肅願若時保合太和為天下蒼生自愛外書帕將敬鑒納是荷

與邵思抑

伻來承以子姪見託校何德以堪之謹令兒曹灑掃以

俟承諭校鈌義以方外之功亦是敬以直内未至此苦口良藥也邇來静中益覺聖學功夫必須退藏於密克勤小物方能透徹渾全惜也昏惰莫能進耳頗常賜箴砭幸甚幸甚大禮容面請教倪洋射禮已承惠矣真西山故居記豈於先正曁吾兄有蘄實以素拙於文近復絶意於此慨自天地開闢不知是幾翻覆纔有今日許多言語何由返朴還淳校是以着意天根之學不遑復尋筆硯蹊徑也伻回敬此拜復餘容面會請教

答王宗賢

夙仰令名天台峩峩雲霧縹緲興至輒欲往游病未能也遠承貽書示以令先大父遺事伏讀之餘足以觀世德矣知罪錄及永清所寄雜文數篇反覆以觀喟然歎曰赤城有斯人邪何才識之高也雖然氣䰟得無微弱乎未知蓄聚處何如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校所願於執事者也伏承以道相勉故於答書不以頌而以規

與汪宣之

別久瞻仰盛德寤寐有懐上天挺英才求治若渴思與海内賢者共致太平如公必不久居外矣廟堂諸老咸推公為天下竒才而静菴薦之尤力但聞人言或頗疑公之隘好與人忿爭者或頗疑公建言未免追逐時好者且謂今上不嗜殺人必也一以寛大仁厚為主勿用生事喜功之人敢告下執事南北相望數千里曠焉久不通起居兹因親家王守之便敬附此書萬望為國自重

與許崇志

吾兄涵養粹溫渾厚之氣見於面目一覩眉宇可以消人鄙心更願廓大規模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其進何可量也校別後誤蒙聖恩有國學講筵之命時可以行矣而無可行之道天顏咫尺感悟無由日瞻夫子宫墻曷勝慚悚吾兄不我遐棄願有以教我指厥迷塗純甫相見進修何如張寺丞鶚好古樂果能審音否鄧魯有志士也願往求教其與進之

與梁仲用

昔承干旄遠顧郊野晤語移時以病體之末瘳尚稽造謁其於懐仰實勞我思竊聞仁者其言也訒容貌詞氣德之符也高明欲求放心謂宜就此體察聞以默齋自號内省之功舊矣區區尚何贅言哉詩云愛莫助之日有觀海之行詢問民俗咸嘖嘖道善政不容口不勝歎服竊謂高明以古之人自期待豈復與俗絜短長哉推此心也固將欿然不自滿假冲乎其若虚斯則雅志之

所存也敬羨敬羨

與楊實夫

舊歲元肖子弟來謝持有吾兄書校偶他出彼約數日再見遂杳不聞竟莫知其故校與其故人別十有五年矣緬惟進德修業與日俱新吾兄以易名家閉中體玩其所自得深矣承喻夢入精舍坤象宛然此殆兄不言之教也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收歛而後發生是故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為天根乎孔門之教惓惓於

是孟氏擴充四端亦只順其天機而已兄之愛我也深故精誠感而為夢也病中不能悉

復余子積論性書

校蠢人也荷蒙尊兄不棄常耳提而面命之因得以私淑敬齋之學恩甚厚也尊兄資禀精力皆大過人學有淵源深思而善悟其所自得居多議論剖析能發人聦明一時交游如永清立卿皆受尊兄之益而校之受益尤多亦各自愧無可為尊兄益者别後頼天之靈似覺

竊見聖學端緒若有階梯可升亦未知其是與非與亟欲就正左右或可上裨高明龍江之會適以病體不能盡所欲言遽蒙尊兄疑以禪學自後更欲通書不虞慶門凶禍尊兄方在憂患中專意哀慕非復講學之時以故曩奉慰書不敢輒有煩瀆周世亨人回蒙惠手教并錄示王純甫書導之使言蓋尊兄汲汲於講學故不遑暫廢也困之進人為效甚速可以强人之志熟人之仁人子受恩於親昊天罔極當其生存猶有可致力處今

尊兄雖欲報之亦無可以為報矣惟有痛自悔悟痛自懲創就巳身上實用工夫期造聖賢之域以顯揚其親此則差可報德耳禮曰父母既没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此尊兄之所以汲汲於講學也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為性亦不可專指理為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為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

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中間出入古今離合經傳自成一家以補先儒之所未備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苟非聰明才辨豈易能此然於愚意竊有未安曩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其論理氣却是近思覺得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别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别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試於日用間常自體驗

合當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汨他物欲汙他自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説辭矣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别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箇氣亦渾淪本只一箇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箇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為陰陽小分之則為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為健在陰則為順以至為四德為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為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

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是蓋既是該得如此則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總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理者氣之主令曰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氣顧為理之主邪曰此理之所以為氣之主也變化無方大與為大小與為小常活潑潑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為順順亦不可以為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

相通此理疑若滞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為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

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禀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

不能無查滓這箇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為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别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查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唯是下愚天地精英之氣偏有所不入但有查滓而已孔子所以有不移之嘆也顧下愚要不多有鳥不可以為鳳獸不可以為麟其異類也麟或有可為龍者其形雖異而氣有相通耳人與聖人本同一類形既本同其心豈容獨異其心同則其性

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至於聖人皆自暴自棄者也理同是一箇該得如此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查滓便具不得許多蓋理無為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其敷施發用都是氣氣雖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蓋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不能無精英查滓精英則虛而靈故妙得這箇理查滓則塞而蠢故不能妙這箇理然理無不在故查滓上亦各自有箇理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人身渾是一團氣那查滓結為

軀殼在上為耳目在下為手足之類其精英之氣又結為五臟於中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各得氣之一偏亦與軀殼無異故皆不能妙是理心本屬火至虛而靈二五之秀所萃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故健順五常之德咸備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就軀殼上論亦各有箇道理若五臟之相生相克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耳之聰目之明有箇能如此的氣便有箇該得如此的做出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古語云人者天地之

心又曰人官天地命萬物皆謂此耳尊兄謂理在萬物各各渾全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而不得謂之理則是此理淪於空虛其於老氏所謂無有入無閒釋氏所謂譬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者何以異哉自堯舜以來都不曾說別箇道理先說箇中所謂中只是一箇恰好也在這事上必須如此纔得恰好在那事上又須如彼纔得恰好許多恰好處都只在是心上一箇恰好底理做出來故中有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之名所謂恰好即該得如此之異名豈可認此理為空虛一物也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内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即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為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别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若性合理氣而成

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尊兄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

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尊兄但取字書觀之便自見得令不能詳也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

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咸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

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説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説皆不

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為見得分明故説得來直截但不曾説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説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盖孟子只説人性之善却不曾説人有不善是於氣禀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説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説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工

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自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着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禀淳厚清明畧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此氣禀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禀物慾所為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禀物慾汩没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夫學而見性不明則無必為聖賢之志故尊兄汲汲於論性然觀尊兄所論反能沮人進修常記曩在南都交游中二三同志

咸樂聞尊兄之風而嚮往焉至出性書觀之便掩卷太息反度尊兄自主張太過必不肯回紇甫面會尊兄情不容已故復具書論辨其說理氣處固不能無差但尊兄斥之以為悖謬則太過矣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以文義占道理失本末先後之序所引横渠云云者則皆明白痛快尊兄謂宜置之坐隅却乃忽而不省豈言逆於心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其言失之儱侗而尊兄來書極肆攻

詆如與人厮罵一般似此氣象恐與眼面前道理先自
蹉過不知所講是箇甚底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
言切願尊兄虚心平氣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子
之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校辱知
愛敢獻其一得之愚而尊兄擇焉木必有根然後千枝
萬葉有所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
國必有君家必有主然後萬事可得而正天生吾人合
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

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得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為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人於行且放寛一步只管去求知既知得來又必著實去踐履故有能説

無限道理而氣質依然只是舊人看聖賢之書都只是說吾心所固有㡳只因迷而不知故聖賢為之指示譬如有人不識日月得明者以手指之只看日月便是了然今不去看日月却只管來指上看看來看去有甚了期豈惟不識日月連指亦不識矣讀聖賢之書正宜反求諸身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若只管鑽研紙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豈不重可

哀哉已上所言皆近世俗學之通弊尊兄親受業於敬齋之門必不至於有差但有所疑不敢不自竭耳狂瞽之見率爾妄言不能保無紕繆尊兄不棄而終教之不有益於高明則必有益於淺陋矣近答友人論學書并録求教八月間會靜中云見梁大用說尊兄在吏部考察稠人中議論頗豪放茲事不識有無使誠有之恐與訒齋初意相背更願尊兄慎之曩蒙尊兄面諭欲纂輯文公論治道處自為一書當時不及致思失於力阻其

事至今猶悔之文公嘗病范惇夫一生於大忙中將聖賢言語抄節一番便了南軒編洙泗言仁錄文公又病其長學者欲速好逕之心資入耳出口之患今尊兄欲編此書却是首先犯了文公之戒況體用落在一偏未足垂訓且尊兄編此書將以為己乎將以為人乎若欲為己則當將聖賢言語涵泳浸灌此心不必如此抄節若欲為人亦須吾學既成然後纂輯庶幾去取不繆可以傳諸後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學者能知聖人所不暇者何事則決不至如此閙用功夫矣尊兄幸毋忽此言永清繫詔獄曲守者亦知其忠公論甚明臺諫連章營救而廟堂又為維持其間可無他患也舊觀尊兄改本性書所論天人之際正與鄙見相同但覺意思畧别其書後為楊方震借而亡之無從檢閲以求證明敢再陳愚見以求正其是非天者理而已矣其命於人本善而無惡人心起一善念於理合則順乎天邪好底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吉人行與

吉會也起一念惡與理不合則逆乎天那不好的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凶人行與凶會也人之情順着他便喜逆着他便怒天道福善禍不善蓋亦如此吾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至靈偪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天不可欺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慾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又從何處得來天與人無時而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目看我一般風之吹噓便如口氣

披拂我一般人對賔客時猶知嚴畏終日上帝臨汝却不知戰戰兢兢豈不是大褻慢詩書言天言上帝直是凛然只為古聖賢見得此理分明真實是如此不是把箇大底來嚇人君也說箇天人相接猶自寛了究竟言之天是萬物之統體一氣渾淪充塞流行體更無二人雖形骸間隔氣實相流通譬如魚在水中都是水裏底物纔動便撞着水更何必問知與不知程子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又曰言合天人已是剩一合字正謂此也

或問善惡固已類應矣其有為善而未必得福為惡而未必得禍甚則有禍福與善惡相反者其說無乃有窮乎曰是難以一說盡人之禍福所禀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禀得福厚的因為惡減了些分數亦未可知禀得福薄的因為善增了些分數亦未可知又有善惡之力淺勝他原來氣數不過者正如人元氣弱的因保守却延得年元氣强的因斲喪却促了壽又有保守斲喪得不多而未見效者此却甚易知也又天之氣化自有盛衰

氣化盛時善惡感應各得其常氣化衰時這箇理便有不相輳合處故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矣古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至理小人當世亂時只管取大富貴壽數又長自謂得志豈不非笑君子為善而反得禍不知是你元來稟得福盛故今享用許多不去積善報答昊天之恩却造了無限惡業君子道否有時而亨你福若到盡時這箇富貴就是傾覆你的禍本不

但一身連你子孫都受惡報甚至夷滅宗族古來似此樣子甚多後人又蹈覆轍豈不可哀也哉人之所禀禍福定於有生之初何故有生之後又有所值禍福此正天人交生相用處也禍福本是氣所為理實為主而氣又是活物故有氣數好底因為惡而變得不好者氣數不好底因為善而變得好若大而國家言之所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是也此但言善惡感應之理耳若夫君子為善惟欲順天初非以得福而後為其不為不善惟

恐逆天初非以得禍而後不為也天之生人氣聚成形各有箇軀殼盛載此理聚必有散其散有遲速則為壽殀這軀殼必有養所養有厚薄與所處地位有崇卑則為富貴貧賤大抵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有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壽殀富貴貧賤便如歷任久近禄位有崇卑厚薄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問禄位與歷任何如一聽朝廷如何待我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彼壽殀富貴貧賤

自是我軀殼上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人事得失與氣化盛衰常相因天地間一箇大和元氣久之漸漸會漓人者天地之心正要你來賛化育連不好底氣運也要變將起來今却只管去壞且道開闢以來自古至今不知被多少不好人壞了人之一生自幼至老不知作多少不好事壞了一日之内自朝至暮不知起多少不好念壞了安得不傷天地之和故君子不但不敢為惡而實不忍為惡以逆乎天也西銘發明此理甚

切張秀卿言律有故誤不知而逆天者其罪為誤知而逆天者其罪為故更不可逃矣愚見如此更顧尊兄有以教之又記尊兄解太極圖上一圈是混沌之象不可以無極而太極當之附録性書之後畧與鄙見相同但尚有所疑未敢以為定論而此本已亡今不敢再瀆但願更抄精要數段寄來幸甚幸甚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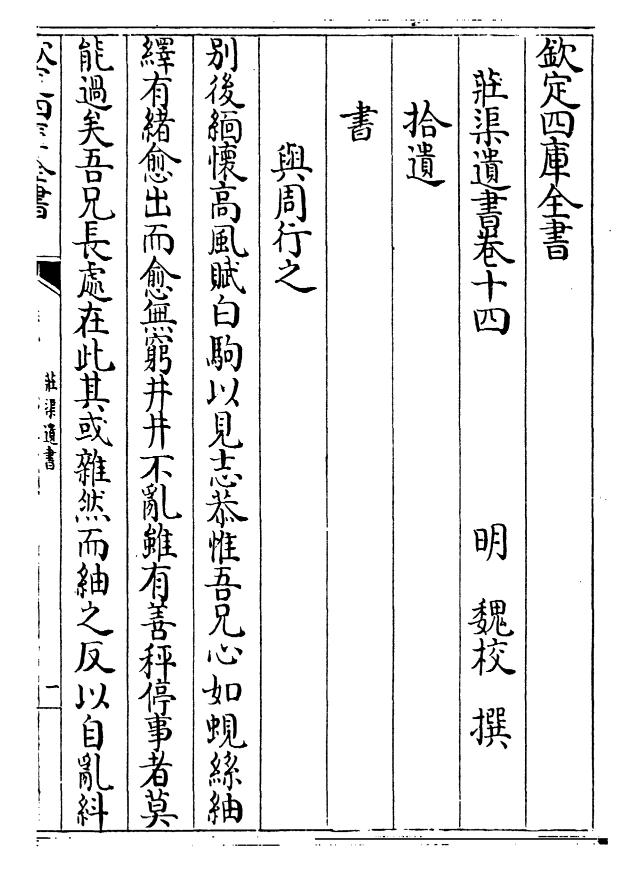
自别尊兄又一年矣孤立寡助宜乎茅塞我心也日浼

胡二守寄書弗及因令舍弟持至南都覔饒人轉致不識已達左右否近會永清相與歎服吾兄不可及處受莫助之永清近肯鞭辟近裏告以明道體仁之功躍然而喜便能行持但未知别後能接續否校謂天之生材厥惟孔艱故人之所以成其材者不可不自勉也吾兄豪傑之士聰明精力咸大過人而又恢廓足以有為强毅足以有立雖未得為中行其於狂狷似兼之矣持此精進當沛然若决江河而乃未免於自畫者行未能踐

其所知故其知未免有過也竊觀高明平日講明義理開發聰明可謂能致其力矣而於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未免或欠缺焉有一明醫於此必審氣血孰虛氣虛則補氣血虛則補血兩俱全也而後兼補之為學亦然知行二事就其所不足者而尤致力焉此乃長善救失之道也願吾兄以義理所已知者就自己分上涵養踐履出來俾所講義理一一皆為已有自然居安資深矣别兄今日精力大不如前不可困於所長而不思救其所

短也明道行狀有云先生資禀既異充養有道和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吾兄當常以此反觀校昏弱之資尚欲自進吾兄能為而不肯為恐非所以善承天意也詩云采葑采菲非毋以下體高明其勿以人廢言南邦瘴熱非丈年異鄉所宜捧檄往來出入嵐洞願自慎重永清亦甚憂此朋友惓惓之情惟是為至奉身早退今其時矣

莊渠遺書卷十三





莊渠遺書卷十四

明 魏校 撰

拾遺

書

與周行之

別後緬懷高風賦白駒以見志恭惟吾兄心如蜆絲紬繹有緒愈出而愈無窮井井不亂雖有善秤停事者莫能過矣吾兄長處在此其或雜然而紬之反以自亂糾

紛而不可解乃知斬絶為難吾兄短處亦在此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吾兄之思得失中半焉毋乃主宰未定乎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只要此心自作得主宰耳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王誕敷

昔者傳聞尊恙孔棘且殆憂懼良深比小僕回則聞貴體已安而後喜可知也繼此每欲遣人問候起居值家

君背瘍調治新愈以故未遑傾仰之切積有馳情楊𢘆來致尊命欲需點藥遣人詣馮彼適遍治邑宰疾是以弗果來奉藥少許病後飲量亦嘗痛節之否乎此物氣味誠嘉然其性慓悍酷烈吁可畏也已目疾腸風皆其餘毒所發也消渴而發癰疽古無治法尚賴年兄形壯質厚早得良醫易於收救然亦凛乎其可為寒心矣遍詢醫者咸謂積毒未除再發必不可治國事廢弛然後盜賊交侵年兄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敵之再至為可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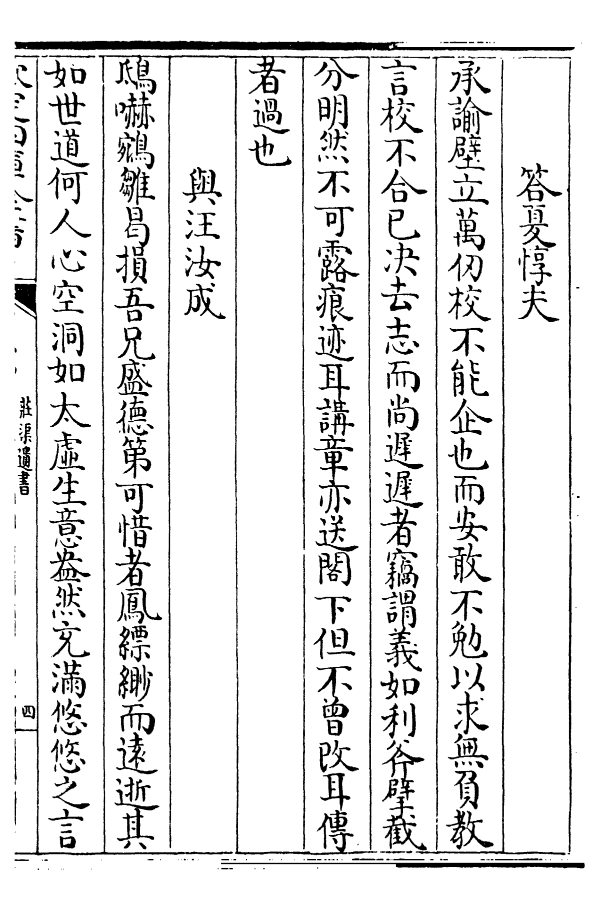
斯乃萬全之道也人當病甚時將恐將懼引盃覆之猶曰遲矣病愈之後將安將樂此意漸移曰雖飲庸何妨乎自古未聞以儆戒而致危亡惟其因循悦豫則禍亂之所由生也故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年兄平日天資夷曠是其所長發勇猛心立决定志是其所短惓惓之情不能自已故敢獻其藥石之言或可為執事佩弦之助知舊嘗過毘陵詢訪善政稱之不容口但云平易中纔有偏處便不可回此亦千慮之一失也附此

以告

與曹先生

屢遣人偵候明公未至訖諸方丞杜門鄉居人跡罕至忽傳明公信宿吳門亟諗方丞則云已行無及矣自離門下數載天假良會交一臂而失之引領牙纛悵然有懷傳聞明公盛氣顛實顏如渥丹差以自慰茲因信伯柱史南行附問起居幣一疋奉引下忱乞賜鑒納校蒙上恩曲成吐吸煙霞吟弄風月遂為天地間散人矣伏

顧明公保合太和遵養時晦令嗣賢弟敬而無失慮以下人敢以保族亢宗為祝石翁之禍私嘗憂之其猶屬陽乎公今可以免矣事屬陰矣雖然弗過防之從或戕之神龍之在陸也蝦蟥或得侮予鄉人寧無險而健者乎萬有一造釁往叫帝閽鬼神交搆之或能加罪於明公之隷人也顧公闔門養威重絶口不道時事約束族人含垢忍耻犯者弗較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敢一獻其狂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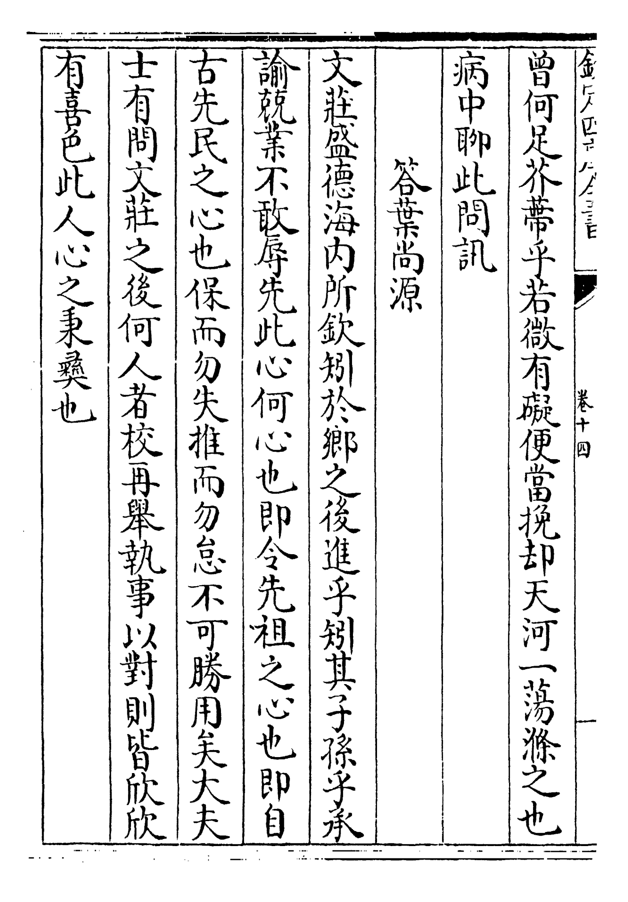


答夏惇夫

承諭壁立萬仞校不能企也而安敢不勉以求無負教言校不合已決去志而尚遲遲者竊謂義如利斧劈截分明然不可露痕迹耳講章亦送閣下但不曾改耳傳者過也

與汪汝成

鴟嚇鵷鶵昌損吾兄盛德第可惜者鳳縹緲而遠逝其如世道何人心空洞如太虛生意盎然充滿悠悠之言




曾何足芥蔕乎若徵有礙便當挽却天河一蕩滌之也病中聊此問訊

答葉尚源

文莊盛德海内所欽矧於鄉之後進乎矧其子孫乎承諭兢業不敢辱先此心何心也即令先祖之心也即自古先民之心也保而勿失推而勿怠不可勝用矣大夫士有問文莊之後何人者校再舉執事以對則皆欣欣有喜色此人心之秉彝也

答許崇志

海内講學者衆矣深造實踐如吾兄者何處得來承諭主靜之功深感至教人心湛如太虛不着一物故能宰萬物若與事物滚何由超然純甫剛大之資未免因病擔閣惇夫温潤如玉似少粟然補天之功今固難望校歸期當在秋渴欲一會晤也

答唐應德

令姪遠來愧無以答其盛意虛負此行雖然亦嘗與之

指陳天根之學妙在涵蓄而忌於漏洩高明之士或亦有助焉耳應德聰明絶人更願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溺心於世俗詞章以耗吾真元汩吾神明則其進何可量也仲春擬過毘陵進謁不識天意肯助之晴否

答歐陽崇一

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與故人别且三歳矣瞻仰何啻饑渇忽聞南征喜若從天而降也抱病空谷旌斾往

返吳門皆不及聞知失此良會㫥勝悵怏崇一夙有大
志慨然欲興斯文令貳成均一道德而同風俗固其職
也亦其時也雖使崇一自擇何以踰此官但末流澆漓
易長浮偽故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所願革薄從忠
庶幾返朴還淳以廻造化此自學校人第一義也人心
放去收回如反覆手若切實用功則心常收日見不足
處若只管講說則心常放侈然若有餘矣塞兒固靈根
聖學樞機在此愚見如是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姪參卒

業南雍虛心求教願賜陶鎔

與呂仲木

病中得復獲覩大篇但隨肺腑流出不復有意筆硯蹊徑間而重厚雅馴長者氣象自別雖然氣得無少衰乎愛莫助之如校之愚願兄并此一切謝却凝精完神此乃養德養身第一義也天官沿革傳半篇奉上求教此卷即舊寄李立卿者也中間紙繆及遺漏處不吝斤削幸甚幸甚仍願勿出此書示人姪參卒業南雍特令受

教門下願與進之萬萬

二

昔兄留南多士爭欲出入門下飽德而歸今師成均海內風動天將興起斯文也頗聞以嚴見憚豈士習放弛也久卒難就規矩邪此在君子必有弛張之宜恩義兼盡今之法與古之法將無同邪否耶昔者明道未嘗廢法然不拘拘於法也日寄天官太宰篇渴欲聞教願終誨之

答王仲實

別久積有馳情承惠歳書使山中亦知甲子感荷無涯忽聞令郎怔忡之疾深為之憂此殆思憂太過執泥太過所致天相吉人想已勿藥有喜矣若猶未也則宜自度官與身孰輕莫若優游林泉瀟灑以送日月庶可以保壽命之源也昔敦夫嘗得心疾久而自悟用功疾亦良已其詩曰方寸原無事要忘還有心這此關捩子妙在自家尋和靖云放教虛閒自然近道斯言可以養德

可以保身也

與蕭子雝

昔者持鐸中州正與吾兄易地而教校且愧且懼上疏懇辭故人永清立卿咸以書勸曰子雝正人也教法素明今承之特易易耳入汴見善善惡惡分明一遵舊約東毋敢變而少加寬焉無何召命至矣故於吾兄遺風不能少裨萬分一也已丑之春橫議暴作雖素持公論者亦不能無依違於羣咻大抵因端守一事也吾兄豪

傑之資天下事可迎刃而解艱危須仗濟時才兄之謂矣但恐是出匣太阿未是在匣太阿須防缺折更願主之以忠信孫以出之溫厚勝於肅殺進德進福其在茲乎火老侯濁惟冀凝靜以固天真不具

答邵思抑

楊令至承懷好音恍若覿面之人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而後吾甿有福矣姓未復譜未出也以故遲遲聞兄舍其子而廕兄之子足見友于至情可惇薄俗萬里相

望何以贈故人惟曰磨㲉堅又何以贈故人惟亦曰遂初馬耳令嗣今在都下從何人游矯輕警惰是其對病藥也

與潘希召

卧病衡門忽蒙故人來訪聽教數日啟沃實深邇來一别又三月矣每一南望悵焉采葛之詩立卿來樂道年兄之善且言諫垣一疏功被江右彼民世世感德也傳聞武毅之民强梗不順號稱難治然可以誠感而不可

以力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刑服尊兄處之當自有餘裕矣校近讀論語內省厥躬不勝兢懼春秋之時去古未遠又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而孔門高弟若子夏子張之徒尚不免用心於外吾夫子蓋嘗數數提耳誨之猶不自覺故吾夫子嘗歎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言喫緊痛切一至於此今去聖人二千餘年風俗日益偷薄此心終日向外

馳求讀吾夫子之言其敢不惕然深省邪更願故人不棄時賜箴砭之言庶幾常知警懼也楓山老先生想時得相見每有所聞願轉以教我

與王純甫

離索數年久矣不獲承麗澤之益又以地僻艱於致書雖欲請見而無由無任懷仰近見薛君采老子解未識其人似黙而好深沉之思先嘗役心於詞章後乃落其華而就實者發明昔人未及處多雖然亦只恐未曾用

功來也聞吾兄注此書必有精微獨得處昔嘗請於兄今託可泉録一册轉致願勿吝教嘗怪漢儒專門訓詁而聖學寥焉闊哉無傳道家者流見傳於世者却云善修黄帝老子言吾儒可以猛省矣何如

別紙

古者天子諸侯絶旁期惟祖父母正統之期不降大夫士遭祖父母之喪自應解官持服周衰禮廢世鮮克行伊川看詳學制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此意最為

深長校昔在官遭祖父母之喪哀慕大弗克如禮逮今猶恨過之爾時養病例嚴不獲歸奔葬事校讀春秋至葬某公某君處往往廢卷不能讀為吾兄計早宜移疾而歸佐令尊以襄大事謂既去理難再來此猶是形迹上論不幸遭喪移疾而歸若或居家難處則大事既襄之後遲一二年復以病痊赴部北可處則仍補北北不可處則告而南似猶勝於外補之謀也考滿伊邇恩典雖可指日待然令尊丈方斬焉在衰絰之中得之速亦

未為榮也若遲一二年間則考滿之期適與起復相近宜亦無不可者雖然事難遥度今言之已遲計此書得達尚在明春若大事已襄恐遂無及矣惟吾兄裁之勿貽後悔

二

歳莫嘗奉書計今春始得達左右別紙所疑不知曾入思議否大道自然吾輩以意見窺測豈能無蔽正惟虛心體驗寛以居之乃能有得慎勿執着一説便謂不易

之論也近得子積與執事書詞氣甚是鄙倍只爲胸中先横了一箇意見雖有恁人言皆不能入矣此可以自省也吾輩講學亦須廣大兼容乃能集有衆善如子積書議論固多鑿然其間亦儘有發明至到者不可以其大體不合而遂廢之也何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所以爲大智也近讀尚書見唐虞君臣更相告誡此氣象最可黙識今交友多唯唯之氣願與純甫共惇古道時惠我以藥石之言亦不敢不盡其心周官體大程朱未遑

先儒著述衆矣承惠何司寇集註一二小小文義亦多發明但建立規模徧布精密可通古今處則殊未之及耳安得會晤盡獻所疑相與是正

與周充之

一冬天氣晴和途中想安好令嗣念家寢食能如故否此宜徐察而寬譬之靜中精進功夫想更深密不識可推餘緒以告故人否校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為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

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泛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為一已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為一已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自古未聞有聖賢杜門獨坐者今年兄之學屢叩亦不鳴校往往獻所疑聽者默而不答相與付諸忘言間者雖已開端亦難自竟其說加以會合之難如在數百里外者每讀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未嘗不悵然也久不聞年兄起

居奉此以待面晤天寒山中願自愛

與王德懋

别後每與陸伯載言未嘗不歎公之厚德長者公昔在

蘊飲蘇之水而已誣善者乃以蒼蠅點白璧豈知質之

盛者不受飾矧受汙邪祇見其營營自勞耳校幽居罕

人事黜陟不聞舍親周子樞持教鐸入蜀詢知公為憲

長奉此以問起居吳蜀相去萬里何以贈公曰寛不容

非又何以贈公曰飲華就實會晤未期惟冀若時保爕

自愛

與盧木伯

別後得雲陽所寓書知溽暑中在途廸吉此天祐之也校昔官刑曹八載吳德翼嘗語校曰頭上是青天時時對越眼前皆赤子念念哀矜校亦恒言春生之意每行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常溢於陰慘之外敬為親家誦之

答林令

往歲使者來云執事以太倉回日相見跂余望之竟無消息想勞於王事而弗遑也多病中久失裁謝茲承使者至下問庶孫為其庶祖母承重語意未明當云生祖母凡言為後者主適而言無適則庶長是也王純甫嘗為其生祖母丁憂國朝之制生母與適母俱服三年應承重者既為其祖父母三年則生祖母亦當三年也來諭有伯父二人則令尊不得為父後執事亦不得為祖後既非承重服祖父止于期年生祖母亦當期年勿問

可知矣乃若孝思無窮非禮法所可拘然為非禮之禮則亦不可言孝也校學術荒落姑述禮法所宜以復明問惟賢者裁之

答應元忠

承寓楊推書尚未達若即轉寄秦子元者則已得而拜讀之矣吾兄兩持繼母服昔者嘗與校語反之心以為疑承諭陽明以為非是竊謂其一尚有說其一則更無說想當時但知從厚而未知其失中也毋乃擇義之未

精乎所問林宰事彼既不當承重則為其祖止服期年豈有為其生祖母三年之禮王純甫嘗為生祖母丁憂以其父庶長當為後也與林宰異矣

答薛尚謙

昔歲哭令姪於吳門有書託令弟職方將上想已達左右矣承寄研幾之書啟廸多矣但其間尚有合商量處而吾兄之意似執律同而欲以此協天下之聲如區區者又何敢賛一詞哉來書又復謙虛想吾兄之進執當

一日千里是又不可以故吾論也吾兄消息舊歲已聞
茲來真天假良會校適有痁病轉爲河魚疾南望神馳
氣倦言不能悉汝中處近有便嘗寓書想未達也相見
煩致意

與胡永清

正歲天運一新顧天純祐國家使兄舊疾脫若去體出
而霖雨蒼生吾皇英資自不待贊説而輔導者不無乖
其所之吁嗟天乎人乎心者神明之官治節焉靜則氣

和而理躁則十二官咸擾百疾之所由也以吾兄之高明誠能靜以治躁克廣德心則於治身治天下之道舉得之矣何如

二

日會子積自言過臨安時常見尊丈得聞吾兄起居少慰惓惓之望又云吾兄方在顛沛患難中而萬里還書所以勸其父兄與教其妻子者毅然無一不出於正士大夫平時好講義理及臨小利害輙喪所守視吾兄當

愧死無地也因相與歎慕無已然校之所望于吾兄者
殆不止是自古豪傑之士代不乏人而全才完德者至
少無乃質美而未之學邪抑學焉而非其道也願吾兄
因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至玩味聖賢言語就自家
身上充養起來則聖賢可跂而及也

三

大司空之擢天眷甚隆願為天下自重渭先過余東海
之上毅然欲興太平第一開導上心求海內賢者共濟

彼甚傾仰吾兄也校所憂者恐其急迫揚露安得持重識大體以公天下為心者匡其所不逮此有為之機但慮諸賢相持相激則事未可知耳承示宗賢書奏反覆觀之才識儘高氣䰟或弱志大言大似少密功但得不自滿假尚可進也撫蜀雜稿足占吾兄濟時規模其所長者善因事以為功實不為文具更能進此天下之福也

自兄之去體國忠誠憂深思遠者頓覺寥寥其人一旦
緩急不知誰堪撐拄校歸興每一動便覺神爽南飛但
明主不世出食芹而美冀欲一獻之故戀戀未決耳吾
兄暫弛重擔更願愛養精神散湮鬱屏嗜慾胸中融融
常如初春此身壽考康寧國家柱石終必賴之純敏質
也勿令久在大忙中使得肆力於學以昌厥後

與胡純

敉也聞選通政經歷不知有子未也近寓書想又不達

烋也有書勸之因而責之然猶故吾也汝能亢宗忽抱奇疾今其何如清心寡慾此汝第一義故曰静為躁君重為輕根此言妙有至理河運聞已通行喜甚邉境邇來何如其出没之路可為我一訪邉將孰可以當吉囊者孰可以當俺答者少慰漆室之憂

二

聞汝得選為御史大夫掾此國家厚恩令先公遺教也願益篤志忠孝以報君親切勿驕盈古語云貴至便驕

何常之有潔白之操堅之益堅愼勿干請人亦勿受人干請行可質於幽明令先公雖亡猶存也

答林相

登泰山後所得又何如大林丘山之善於人心亦其人者不勝此亦不可不知汝高才清節更宜攝其粗疏造於微密若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則自覺進處反是退處也何如

答彭通判

承惠周禮儀禮二經久稽致謝見執事所集歸田樂詩足以占志尚簡遠世紛不足以攖其心欣羡欣羡雖然得無猶有待於外乎莊生有言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其人者不勝神可以勝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之謂居天下之廣居此之謂足乎已無待於外惟時初春欲温未温天地大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春氣氤氳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之仁也其根卻欲靜中來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温厚之氣醖

醲薰蒸陰崖寒谷亦透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為祝

與吳克學

閒中每自省何以獲罪于天其大有二天不使吾有知猶可諉也賴天之靈頗窺聖學端倪弗克專勤精進是為負天是為棄天罪一矣古之哲人多窮校何人斯而承祖考遺業安安而居弗能廣施以光先人之德顧陰耗之罪二矣後者人各有能有不能天或以精力恕吾





其前則在吾決志而往也

與霍渭先

校自少有志於學鍛鍊之弗至琢磨之弗加人只是舊人氣質依然只是原來氣質但口頭却會說幾句大話如何打破得鬼門關天心仁愛大儆動於我心自今不敢不力但未知終能領惡全好否高明不棄顧有以誨余近成六書精蘊頗發心學路遠不獲請教謹錄序文并九字求正幸指摘其紕繆

答唐虞佐

古人有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太夫人在堂吾兄急流勇退舍禄仕而就色養其於忠孝可謂一舉而兼之矣欣仰欣仰承諭杜門讀書以求見道此古人不自滿假之心也恨道遠不獲請教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便中幸有以教我晉語云行未能思聞則多矣此後世通弊不敢為吾兄道傳說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永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武王曰弘于天若德裕乃

身敬為吾兄誦之但今所說時敏未必說之意也

與王郡守克敬

吾蘇在天下最爾一郡財賦上供舉天下大布政司莫能及焉民力勞弊勿問可知矣故吾蘇在今日最號難治政事浩繁盤根錯節視一布政司殆甚然一言而舉其要不過錢糧之難清耳錢糧之不可清無他徵斂太重飛詭必多貧弱若愈困矣今得明公攤其耗不均則而則自平不變法而法自便昔年飛詭宿弊一旦不革

而自除貧弱下户莫不陰受其賜雖然此猶一時之功也昔者吾蘇幾不可成郡賴周文襄暨況侯奏減糧額數十萬石民始得更生至於今雖婦人孺子猶知稱二公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明公煥休吾民復上減糧之奏此真百世之功周文襄況侯復生也人之無良乃有陰壞仁政者公焦勞數年精神亦為之減不過為吾民焉耳今功垂成而廢是使億萬生靈命墮顛崖受辛苦者永無出期也願公亟為之天必祐公福壽樂康

慶流子孫矣

與范袁州

仰令名之日久矣天假良緣邂逅于錫山一會弗獲從容别後中心如鈌昔李康惠公守南昌校送之謂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守矣何也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守也其後康惠公出將入相實南昌基之胡端敏公亦嘗出將入相然舉平生得行其志處必曰廣西太平執事有二公之長才一麾守筠雖

未足轉舞柚然無南昌之繁難太平之頑獷德澤尤為易施也他日將相之業終必賴之萬宰新今李參校自幼挈在官邸教之有成居鄉素能有守今居官未知其設施如何幸而處鑪錘之下願勿以上下司視之而以師弟子處之凡百教誨使踐墨而行詩云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倘得少有惠澤及民皆執事成已成物之功也

與鄒謙之

聞南雝以禮樂為教妙哉轉移之機乎昔者見甘泉咏歌一高則必一下非復天然浙中翻曲調為歌調則又出之以人矣惟陳元誠歌聲若出金石聶雙江聞之不覺歎曰是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斯人心學淵懿故其發聲自然莊重從容也古樂妙在散聲文公謂樂絶不可復譜若正惟此失其傳耳每見元誠咏歌或一字具三四散聲或半聲或全無散聲者皆天然而然不容損益如思齋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凡十一字

通無散聲至人字散聲忽見勢若飛動欲活者天生斯人固興古樂之機也而乃使之數奇不遇不知天意竟如何斯人心學實曾服瞑眩藥來舉世知者亦罕惟伯載嘗見之深服其人

與林以吉

一別十有二年於兹始見於潞河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再見情好彌篤氣則若稍揚者禮有之盛氣顛實揚休故不復以告由今觀之乃知充養有素有開必先

也校也為善不力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春秋傳所謂於是有隱慝焉敢不惕然内省吾兄昔也無子而今有子此則天佑善人也願益進德修業以承天休伊川有云仕宦能奪人志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緇衣者流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其輕吾儒如此不知大行於我何加窮居於我何損固吾儒事也髙明今居萬山中與清風明月作主想人間世功名富貴不復㙛胸次矣何樂如之

莊渠遺書卷十四